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六回 林攀貴情極自縊 石無瑕代嫁成婚

詩曰：不是前生配，天公巧轉移。
有緣成配偶，無福強分離。
賢哲亨於困，凡庸乖是癡。
何如守貞潔，履險自如夷。

話說林員外，因妻子吵鬧，思量走出來躲避。忽報學師來，情知就為金家親事。這一驚也不小，不知出去如何說法。一時心上，就如十七八個吊桶，一上一下，沒了主意。然又不敢怠慢，只得出廳迎接，就吩咐家人看茶，急急迎進。揖罷，分賓主坐定。說：「不知老師降臨，有失遠迎，多多有罪。」學師道：「好說。小弟無事，也不敢來驚動。只因令親家金年兄，遠任陝西，不想路途忽遭大難，老親台想已知道。幸而令婿得免。今春回家，來到敝衙。當欲著他來拜見岳父母，因彼時受了些風濕，一病三年。後來病癒回家，身上生了幾個疥癩。小弟意欲替他醫好，然後來拜見。奈目下尚未痊癒，因他與令愛，年俱長成，正當婚嫁之時，且令婿無家可歸，住在敝衙，亦非長策，意欲叫他招贅到府，親翁未有令郎，半子即如親子。令婿既失椿萱，則岳父母就如父母，實為兩便。不知尊意若何？」

員外聽了，一發沒了主意，回答不出。停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小女年紀尚幼，遲幾年再商何如？」學師道：「男女俱已二八，如何還說年幼？昔年令親家也是十六歲做親，十六歲就生了令婿。今令婿又是單傳，亦須早些做親生子為妙，何須推托。小弟暫且告別，待擇日再來奉聞罷。」員外道：「請少坐奉茶。親事且待商酌奉復，擇日未遲。」

坐了一會，家人方在外邊，拿進茶來吃了。別去，員外送出門。剛剛走進廳門，只見廳上已大哭大罵，鬧得不好開交。

原來員外叫看茶，家人不知就裡，來到裡邊對院君說：「府學金老爺在外，員外吩咐要茶。」院君一聞學師來，曉得為金家親事，便道：「甚麼金老爺，銀老爺，都是他做得好媒，害了我家大小姐，還有茶與他吃，尿也沒得與他吃哩！」家人見院君如此說，只得到店上買一壺茶來，吃了起身。院君茶便沒有，卻走到廳後，聽學師說話。聽見說要將癩子招贅到來，心中一發大怒，竟要發作，奈他是個官長，只得忍住。候他前腳出門，院君便到廳上，候丈夫進來，與他吵鬧。一見員外走進，便趕上一把鬍鬚扯住，罵道：「你這老王八！許得好女婿。我女兒又不醜臭，忙忙的十歲就要許人。我那時原說，金家雖做官，家中甚窮，兒子雖好，年紀尚小，知道大來如何？你那時曾說，金家千好萬好，又說『這樣女婿不做官，也沒有做官的了』。如今做甚麼官？做水判官，癩皮官，叫化官。索性那癩蝦蟆也死了，出脫了，我女兒也罷了。虧他還說要來招贅我家，怕少了一個小鬼，要他來鎮風水麼？如今死不死，活不活，女孩兒年紀漸漸大了，嫁又嫁不得，賴又賴不得。終不然，叫我那花枝一般的女兒，真個伴那活癩癩不成？老賊，快快還我女兒一個當來。」員外道：「院君不要如此，有話好好商量。」院君道：「有甚商量！我女兒是斷不嫁他的。」員外道：「當初結親時節，他家好不興頭。女婿真好才貌，哪裡曉得一壞至此。我如今也甚懊悔，在女婿這般光景，就賴了他的，也不怕他去申冤理枉。奈金學師做了媒，此老是個性躁負氣的人，倘若賴了，必然叫女婿告狀。他做千證，府尊與他相好，刑廳是他同年，女兒必然斷去，徒自出丑。千算萬算，總無良法。我想那年相面的說，大女兒許多不好相，我還不信。如今看起來，只怕倒有些准。」張氏道：「放你的屁！這是那時改扮了？那瞎相士相不出，難道我女兒，果然去嫁那癩化子麼？若說是准，那無瑕小妖精，真個做夫人皇后不成？」

原來愛珠見母親到廳上去，他也到廳後細聽。聽見父親說相面的准，便趕出廳來大鬧道：「爹爹說相面的准，明明說女兒是賤相了。金家這癩化子，又不是女兒私自結認的，爹爹也不識，將孩兒許與他。如今不替孩兒算一個長策，倒說孩兒的相不好，不是我做女兒的敢於違逆，你若要我嫁這化子，就千刀萬剮也不去的，省得我這賤相的女兒辱沒了你，不如尋個自盡，等你將無瑕這小賤人，認做女兒，將來做了夫人皇后，好封贈你做個皇親國戚。」一頭說，就望牆上亂撞。嚇得院君急急扯住，道：「女兒休得如此！有我做娘的作主，不怕哪個來搶了你去。包管退卻那化子，許一個大富大貴的丈夫，做了大大夫人，那時去尋見那相士，挖去他眼珠方罷。」愛珠見說方住。員外仔細一想，道：「看女兒院君這般光景，是決不肯嫁他的了。方才看金學師口氣，又急於要做親，叫我哪裡另有一個女兒嫁他？一定要弄到成訟的地位，算來又敵他不過，倒不如我尋一自盡，聽憑他們罷。」算計無策，走到書房，看了檯子幾轉，忽歎一口氣，道：「罷了！是前世冤仇了。」隨將門閉上，取下一條絲縲，竟向樑上縊死。幸虧一個小廝送茶進來，見門門上，再抬眼一張，嚇得三魂失去，六魄全無。急急趕到裡邊喊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員外縊死了。」院君聽得，猶如冷雨淋身，急跑到書房。幸喜有幾個家人，聽得小廝叫喊，先已跑到書房，將門打開，把員外放下，抱在身上，將膝蓋緊緊的抵住龔門，緩緩的解開頸上死結，用手輕摩。一頭叫喚，約莫半個時辰，漸漸魄返魂回，微微轉氣。院君急取熱湯來灌下，方才甦醒。張氏那時已嚇壞，想：「女兒原是丈夫親生的，向來又最所鍾愛，豈不要他好？一時許錯，亦出無奈。我看女兒還是假死。員外情急，倒是真死。倘果死了，叫我一發沒有主了。」

自此以後，便不敢吵鬧。只夫妻女兒三口，日夜算計退婚。

奈怕學師，又不敢說退。院君忽想道：「除非尋一個女子，替代了女兒嫁去。他又不認得我女兒，豈不兩全。」員外道：「此計雖好，只是這樣窮癩子，女兒不肯嫁他，別人哪個肯來抵這死槓？就是一時替了去，見了他奇形怪狀，身上又丑臭，家內又赤貧，不肯成親。說明代替的，可不賠了夫人又折兵了。」

張氏道：「外邊尋來的，恐他不肯。要說破，不如把家中這些丫頭，選一個去，吩咐了他。倘若說破，斷要處死。若能安分成親，我們便權認他做女兒，豈不抬貴了他！怕還不肯麼？」

員外道：「也不妥。大女兒才貌，合縣聞名的。家中這些丫頭，那個假得來。」愛珠聽說丫頭代替，十分歡喜。見父親說他才貌，無人能假，忽想：「無瑕相貌，也還好妝。扮起來也像個大家女子，只才學平常，也還識得幾個字。想這窮癩鬼娶了這樣一個妻子也夠了。難道怕他考文不成？況相面的說他大富大貴，如今將他嫁與癩化子，料想永無出息，富貴何來？豈不先滅了那相面人的嘴。」算計已定，便對父親說知。員外道：「好便甚好！只是他卻外邊討來的，還有父母在彼，不比家生女，他也決不肯。就是肯了，他父母知道，必然先向那邊說破，也是畫虎不成先類狗了。」張氏道：「你也不要這般說煞，且先叫無瑕來一問，拼得再與他些東西贈嫁，他自然肯了。至於他的父母，家中甚窮，許他事妥之後，再與他幾兩銀子，他自然也樂意的。」員外道：「既如此，且先叫他出來問一問看。」愛珠隨即將無瑕喚出。院君道：「無瑕，我有一件事，要與你商議，你卻不要違拗我。我定當十分照看你。」無瑕道：

「院君說哪裡話。無瑕既賣與院君家，此身就是院君的了。院君要我生就生，要我死就死，除非無瑕做不來的，便不敢應允。

若做得來的，豈敢違拗。」院君道：「疑難之事，我也不好強你。只為大小姐許與金老爺家，是你知道的。不想老爺夫人，遇盜身亡，公子一病三年。目下病好了，昨日學中金老爺來，說要招贅到來。我想招贅，是好回他的。他若要娶，卻回他不得。聞得公子病雖好了，身上生了些疥癩。你曉得大小姐是最愛潔淨的，生了一個水疱也怕的。聞得公子生了疥癩，斷不肯嫁他，我與員外商議，賴又賴不得，嫁又大小姐必不肯。只有尋一個人代替嫁去。他原不認得，定然和好。奈家中這些丫頭，不是一雙大腳，就是一頭黃髮，哪個假得來大小姐？算來只有你。原是舊家之女，妝扮起來，也衝得過小姐。你若肯去，我就當你女兒一般看待。你意下何如？」無瑕道：「別事可以代得，這是小姐的婚姻，做奴婢的，怎敢僭越？」

院君道：「這是小姐不願嫁他，要你代替，又不是你搶奪小姐的婚姻，何為僭越？想是你見金家貧窮，公子生了疥癩，也不

願嫁他麼？」無瑕道：「院君說哪裡話！他家雖窮，是個鄉宦人家。公子雖癩，也是兩榜公子。我做丫鬟的，嫁了這樣人也罷了，有甚不願？只是那疥癩或有好的日子，讀書人魚龍變化，倘或一朝富貴，那時可不說我奪了小姐的姻緣，使我置身無地矣。」小姐道：「你如今若肯代我去，後日就中到狀元，情願讓你做狀元夫人。就做到皇帝，也情願讓你做皇后娘娘。」

決無翻悔，只還有一說，我也要講過了。倘你嫁去，見他窮到極處，癩到不堪，也不可翻悔。說破代替，又波累到我。」無瑕道：「小姐又過慮了。我方才說，要我死，也情願代死。難道貧窮疥癩，不還勝於死麼？」

院君道：「據你這樣說來，竟是個義婢了。我就當你做女兒，定然照看你。只還有一說，你便肯了，不知你爹娘心上如何？」無瑕道：「爹娘已賣我在此，就是員外院君的人了，他哪裡還作得主？」院君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不是怕他不肯，只恐他心上不願，到那邊去破了網，就不妥了。」無瑕道：「既員外、院君不放心，就著人去喚我爹娘來，待我對他說便了。」

院君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就著人到胥門喚了道全夫婦。到來就問：「員外院君，呼喚愚夫婦來，有何吩咐？」員外道：「我的事，已與你女兒說了，你去問你女兒便知。」道全夫婦果來問無瑕。無瑕就將金公子貧窮生癩，小姐不肯嫁他，員外院君要我代替嫁去，一一對父母說了。

道全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婚姻大事，名分所關。豈可代替？況我聞得金公子一貧如洗，家都沒有，還虧得學官收留在彼。倘然升任去了，便無家可歸。又聞得滿身癩得難堪，連頭面都沒有空的，身上還有氣息，甚是難當。斷斷使不得！」周氏聽了，也道：「這卻果然使不得。」無瑕道：「爹爹母親差矣！孩兒既賣在此，此身就是他家的了。要孩兒生就生，死就死。況當了女兒出嫁，如何不從。至金家雖窮，也是個公子，癩雖臭惡，或者還有好日。且爹爹外科甚精，只要竭力醫治，安知不好？莫若如今做個好人，應承了他，看孩兒命運罷了。」

只方才我曾說過：將來倘有好日，卻不要說我奪了小姐的好姻緣便好。」周氏道：「這倒慮得不差。女兒既情願，我們就去回復員外院君，把女兒所料的話，也再說一明白便了。」隨即來對員外院君道：「員外院君之命，小女不敢違拗。我夫婦亦無他說，就死也決不翻悔，只女兒說，這是小姐已成的婚姻，將來公子倘有好日，小姐卻不要懊悔，說我女兒占了他丈夫，弄得我女兒不上不下。」員外道：「小姐方才已說過，他就中了狀元，做了皇帝，也情願讓你女兒做夫人、皇后，決無他說。」

只你如今也斷不可破網。」道全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那時員外一家歡喜，留道全夫婦吃了飯，打發去了。

員外就去回看學師，回說招贅，兩下不便。若要嫁娶，聽憑擇日便了。學師道：「有甚不便？」員外道：「親翁雖不在，彼係獨子，豈有娶媳？不到家中拜祖，反使贅入他人之室？故仔細想來，斷無入贅之理。況舍下尚有次女在家，早晚出入不便。且寒族舍姪輩，見弟無子，都虎視眈眈。若見女婿贅入，必多物議。因此不能從命。」學師見說，也難強他。

員外別去，再三算計，只有他家屋價尚虧數百餘金，與公子商議，到汪家去再三說找。起初不肯，還說許多可笑話。後聞學師作主，怕他與府廳相好，恐要成訟，勉強找出三百金，定要寫了聽贖不找。公子只得允從，將五十金典了一所小屋，又將二三十金，置了傢伙什物。就擇了十月初三，不將吉日迎娶。員外又假意推托一會，說妝奩一些未備，借此就好草草打發無瑕代嫁過去。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，不是姻緣定不成。